

江 江
南 表
別 志
錄



2121

1
:3850 江

表

志

鄭文寶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學海類編墨海金壺
藝海珠塵本皆收有
此書學海本較佳故
據以排印

江表志卷上

宋 鄭文寶著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鄭王疏屬之枝派父志祖榮俱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爲尼出入徐溫宅與溫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姊往來溫妻以其同宗憐其明慧收爲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累典郡符溫爲丞相封齊王出鎮金陵留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沈機遠略莫知其際折節謙下中外所瞻纔及弱冠卽秉大權揚都浩繁之地海內所聞率由儉素無所耽溺內輔幼主外弼義父延楊祚十餘年帝之力也丞相薨盡總其兵嘗以讖詞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逼主禪位之心矣帝加九錫封齊王丙申年執政者欲盡楊氏一朝然後受禪烈祖不可遂以國稱唐改元昇元更姓李氏名昇追尊丞相溫爲義祖皇帝吳帝爲讓皇帝在位七年年五十六廟號烈祖諡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恭皇后宋氏附焉子璟立卽元宗也

皇子

元宗 晉王景遂改封燕王贈太子 齊王景達改封鄂王贈太子 江王景暹贈中書令元宗弟

宰相

宋齊邱 王令謀 張延翰 李建勳 周宗 嚴球 張居永 孫晟

使相

李德誠

趙

張崇

張宣

周本

李簡

王興

劉威

劉信

王綰

柴再用

劉金

徐价

馬

仁裕

樞密使

杜光鄴

陳褒

將帥

崔太初

王興

姚景

祖重恩

李鐸

文臣

楊彥伯

高弼

孫晟

李正明

龔凍

蕭儼

成幼文

賈潭

嚴球爲相。是年王慎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答。凡百事。皆中機務。然嚴球未見。更就宅訪之。球覽畢。尤所稱美。請更添一二事。北朝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及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會赴鎮。將何以對。慎辭既到北朝。一無所問。首問黑雲長劍。并柴再用所之。慎辭依前致對。梁太祖銳意南征。即時罷兵。慎辭還朝。夜宿金山。嘗有詩云。淮船分蠟點。江市聚蠅聲。烈祖性多猜忌。聞之。宋齊丘因而興譖。收慎辭。以竹籠盛之。沈於江口。

魏王知訓。徐溫之子也。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弟千年長壽。魏王意烈祖真毒。引他器均之。曰。願

與陛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中漸高乘談諧併而飲之。納金鐘於懷袖。亟趨而出。到家腦潰而終。
宋齊丘鎮金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贊於宋。宋知其忤物。託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賓司。復贊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却云。安排唐祚挫強吳。盡是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離猶自哭。讓王宮眷合何如。

讓皇遷於秦州永甯宮。數年未卒。每有枯楊生枝葉。延及五載。卽有中使賜袍笏加冠。卽日而終。
讓皇居秦州永甯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已荒涼。
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中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雨怕抽稅。不敢入城。翌日。市征之令得蠲除。

种氏者。樂部中之官妓也。有寵於永陵。生江王景暹。烈祖矜嚴峻整。有難犯之色。嘗作怒數聲。金鋪振動。种夫人左手擎飯。右手捧匙。安詳而進之。雷電爲少霽。後封越國太妃。

柴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其門隙觀之。柴知。乃召至後園。使觀按習。曰。隙風恐傷爾眸子。

江表志卷中

元宗名瑑。列祖元子也。母曰宋太后。帝謙和明睿。奢儉得中。搜訪賢良。訓齊師旅。政無大小。咸必躬親。又善曉音律。不至耽溺。深知理體。洞明物情。盛德聞於鄰國矣。在吳朝爲太子諡德。後累居丞相。嘗於廬山構書堂。有物外之意。列祖卽位。爲皇太子。烈祖崩。於柩前卽位。年四十六。在位十九年。崩。廟號元宗。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陵曰順陵。后光穆鍾氏。年號二保。大交泰。

皇子

太子冀亡。

陳王亡。

保甯王亡。

慶王宏茂亡。

後主從嘉

韓王從善

改封楚國公

鄧王從益

改封江國公

吉王從謙

降封鄢國公

昭平郡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宰相

宋齊邱 李建勳

馮延巳

徐游

孫晟

嚴續

陶潛

使相

李德誠 王崇文

郭宗

柴克宏

謝匡

朱業

孫漢威

皇甫暉

劉彥真

劉仁贍

樞密使

嚴續

湯悅

李徵古

陳覺

唐鎬

陳處堯

魏岑

僞王

楚王馬希萼 閩王王延政

將帥

馬先進 陳誨 魏韶 何洙 林仁肇 張漢卿 郭彥華 邱仁翽 陸孟俊 王建封 祖重恩

馬存貴 鄭再誠 張彥卿 劉崇俊 張全約 時厚 武彥暉 成師朝 查文徽 許文縝

邊鎬 陳承昭 高弼

文臣

江文蔚 王仲連 李夷業 游簡言 湯悅 常夢錫 朱翬 陳元藻 馮延魯 潘承祐 高遠

張義方 田霖 高越 賈潭 張緯 鍾謨 李正明 張易 趙宣 陳繼善

元宗爲太子日嘗問安寢門會烈祖酣寢未解夢便殿有龍據闌檻蜿蜒可懼烈祖既寤命左右觀之卽太子也

蘇洪至揚州版築發一冢不題姓名刊石爲銘曰日爲箭兮月爲弓射四方兮無終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煙濛濛千年萬歲松柏風

右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事元宗元宗嘗謂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仲連對曰誠如聖旨陛下聖祖玄元皇帝降于亳州真源縣文宣王出於兗州曲阜縣亦不爲少矣嗣主有媿色

兩浙錢氏偏霸一方。急徵苛慘。科賦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錫嘗使越。云三更已聞聲。號叫達曙。問於驛吏曰。乃縣司徵科也。鄉民多赤體。有被葛者。多用竹篾繫腰間。執事者非刻理不可。貧者亦家累千金。

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卽爲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泊禁校幣。藏不絕者。近一載。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藏。多引屏風障之。嘗吟御製詩曰。靈槎思浩渺。老鶴憶崆峒。

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景邁。齊王景達。出處遊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爲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天忽大雪。上召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進士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分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太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製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罇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建勳詩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洒玉墀初散絮。密粘宮樹未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寓意晚來中使出。御題先賜老僧家。鉉詩云。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絮難分影。輕綴青旂始見花。

落砌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徐更待金門詔。願布堯言賀萬家。義方詩云。恰當歲日紛紛落。天寶瑤花助物華。自古最先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飄粉署光同冷。靜壓青松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味。狂歌醉舞一千家。

陳覺李徵古少日依託鎮南楚公宋齊丘。援引至樞密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歷上變言。天命已改。請元宗深居後苑。委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勅。喬袖勅上前曰。陛下既署此勅。臣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使鍾謨言於周訢宗曰。罪大臣理合奏啓。世宗曰。自家國事。我國何預。元宗乃命湯悅草制曰。惡莫大於無君。罪莫重於賣國。宋齊丘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丘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云云。卽日徙齊丘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賜自盡。齊邱將至青陽。絕食數日。後命至。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便供食。家人以絮掩口而卒。有黑氣一道。舟中起直貫九華。朱尊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高尚不事。閒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書數卷。皆行於世。

太平縣聶氏女。方十三。隨母採薪。母爲暴虎搏去。蹲之將食。女持刀自後跳虎脊。交抱連割其頸。虎奮擲不脫。遂自困死。女捨之。歸告鄉人。共收母屍。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謂所親曰。今主上寬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替。須得方正之士。若目前所覩。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

粟多未必爲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旣而福州之軍果爲越人所敗。歸并司空。累表致政。自稱爲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受。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口求退。歸於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方重。或有以宋公比之。因爲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捐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爲幸已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家土任民耕鑿。無延他日毀斷之弊。其後甲戌之歲。公卿塋域爲兵發殆徧。獨建勳莫知葬所。訖不及禍。

魏王知訓爲宣州帥。苛暴斂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神鬼狀。旁一人問曰。何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今入覲和土皮掠來。因至於此。

張崇帥廬江。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盛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實。皆道路相目。捋鬚相慶。歸又輒徵捋鬚錢。嘗爲伶人所戲。使一伶假爲人死。有譴當作水族者。陰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獮。崇亦不慚。

馮謐朝堂待漏。因話及明皇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今不敢過望。但得恩賜元武湖三十里。亦當足矣。徐鉉曰。國家不惜元武湖所乏者。賀知章耳。

徐公撰江南錄。議者謂之不直。蓋不罪宋國老故也。國老當淮司失律之後。援引門人陳覺。李徽古。掌樞密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去。元宗當深居後苑。國老監國。元宗詔將行。陳喬草詔。爭之而止。舉國皆聞。

爲臣之道。餘可知矣。

文惠太子冀。既正儲闈。頗專國。而又率多不法。元宗一日甚怒。撻之以毬杖。且曰。當命太弟景遂代之。冀有慙色。他日密使人持酖付昭慶宮使袁從範。從範從太弟在金陵。未幾。從範子承乾爲景遂嬖臣朱何九讒搆。遂寘之法。從範懼而且怨。會景遂擊鞠暑渴。從範進漿。遇酖。卽日薨。未殯而體已潰矣。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往往見宋齊丘。陳覺。李徵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而南幸。太子冀既病。數見太弟景遂爲祟於昭慶宮中。

前進士韓熙載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爲賈。既及疆境。合貢行藏。某聞釣巨鯨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某爰思幼稚。便異凡童。竹馬蓬弧。固罔親於好弄。杏壇槐里。能不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心而學武。得麟經於泗水。甯怯議圖。受豹略於邳圯。方酣勇戰。古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隆印之文。緬愧擔簦之路。於是撓龍領。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修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塲中勦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羣。姓名遽列於煙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鎚。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探輶略。氣激雲霓。瞋目張而閃電搖。怒吻發而驚雷動。神區鬼甸。天蓋地車。關驛懸於雲中。未爲躡捷。喝樽蒲於筵上。不是倚豪。蘊機謀而自有英雄。

仗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旣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興肇基。聿修文教。聯顯懿於中土。走明思於外夷。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燮和天地。巖廊有禹稷皋陶。灑掃煙塵。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疑王氣於神都。吐祥雲於丹闕。急賢共理。俾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鄰邦接畛。敵境連封。一條之雞犬相聞。兩岸之馬牛相望。彼則恃之以力。數年而頓見傾亡。此則理之以賢。一坐而更無騷動。由是見興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上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明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長淮而棄繻。派遙終赴於天池。星遠須環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吳。經授素王。書傳元女。莫不鞭撻宇宙。驅役風霆。牢愁積而腴肉消。順氣激而腕臂扼。一怒而豺狼竄匿。再呼而神鬼愁驚。搥蠻鼓而簸朱旗。雷奔電走。掉燕鎚而揮白刃。月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擒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鰲山。破堅每事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常居於後殿。功乃非矜。國家付以肺肝。用爲保障。勳藏盟府。名鏤景鐘。今則政舉六竹。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綏戶口而卹農事。謾灑隨車之雨。富沃良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沴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愈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奸宄望風而屏迹。行見秉旄仗鉞。列士分茅。修職貢以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況復臨廣庭以待士。開上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鈴。危坐願聞於典故。古今英傑。孰可比論。某方越通津。已觀至化。及來上謁。罔棄謏才。是敢輒述行藏。盡鋪毫幅。況聞烏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

禮。斯皆佳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樂賢。昔冀敬布衣。上膺於漢祖。曹劇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實至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請准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朝進士韓熙載。

江表志卷下

後主諱煜，字重光。母曰鍾太后。太子冀薨，後主當立。鍾謨以其德輕志放，請立其弟從謙。元宗不可，遂立煜爲太子，以總百揆。元宗南幸洪都，留後主居守金陵。數月，元宗殂，遣詔煜就金陵卽位，稱北朝正朔。建隆壬戌歲也。後主天性純孝，孜孜儒學，虛懷接下，賓對大臣，傾奉中邦，惟恐不及，加以留心著述，勤於政事。至於書畫，盡皆精妙。然頗耽竺乾之教，果於自信，所以奸邪得計，排斥忠讜，土地日削，貢舉不充，越人肆譟，遂爲敵國。又求援於北朝，行人泄謀，兵遂不解矣。二十六年，卽位十四年，己亥國亡，封隴西公，贈吳王，葬北邙。鄭國夫人周氏祔，起建隆二年，終開寶八年。

皇子

清源郡公仲禹 岐王仲宣^少

宰相

嚴續 徐游 游簡言 湯悅

使相

林仁肇 王崇文 何洙 湯悅 朱業 陳誨 嚴續 柴克貞 皇甫繼貞 鄭彥華

樞密使

嚴續 朱翬 陳喬

將帥

陳謙 陳德誠 孫彥祥 李彥虬 沙萬金 劉存忠 胡則 宋克明 高彥 林益 張粲 張
遇 馬信仁 蔡振 穆堅 譚宗 張進勃 張仁照 李雄 吳翰 龔慎儀 羅延原 馬承俊
謝彥質 謝文節

文臣

徐鉉 徐鑄 韓熙載 王克貢 張洎 龔穎 張泌 湯靜 朱銑 喬舜 潘祐 湯渢 湯滂
郭昭慶 孫舉 伍喬 孟拱辰 高遠 高越 馮謐 李平 張詔 賈彬 田霖 顧彝 趙
宣輔

後主嗣位之初，夜夢有羊據文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泊乙亥冬，太祖弔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
知府事，故知陰數定也。

柳宣爲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韓以帷箔不修，謫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議者疑柳宣上言，宣無以
自明，乃上章雪熙載事。後主叱曰：爾不是魏徵，頗好直言。宣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韓熙載上表，其
略云：無積草之功，可裨於國；有滔天之罪，自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號泣。三千里外，送
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後臥疾，終於城南戚家山南。後主賜衾被以殮，賜同平